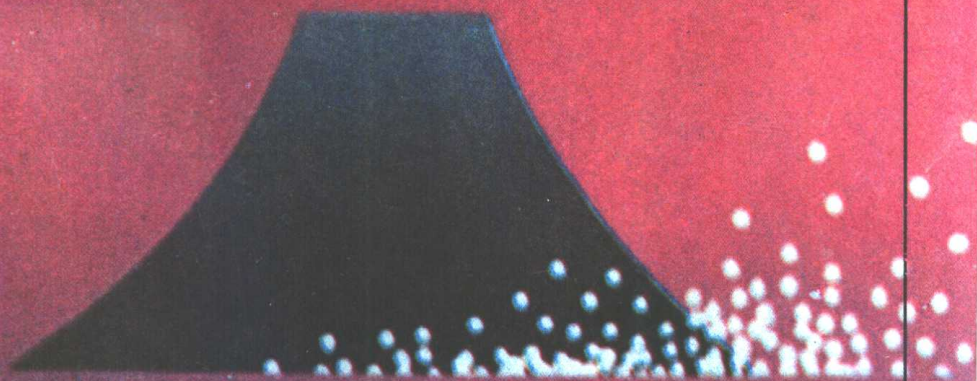


日本大众文学名著丛书

日本沉没

● 小松左京 著



日 本 沉 没

[日]小松左京 著

李 德 纯 译

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

简介

长篇小说《日本沉没》是日本1973年的首位畅销书，刊行不到一年就再版一百余次，发行量高达四百万册，创战后畅销书的最高记录。该书以海底开发公司潜艇驾驶员小野寺俊夫，在世界闻名的海底火山专家田所博士指挥下，对小笠原群岛附近一个无名小岛下沉进行调查后，发现日本列岛不久将下沉为情节主线，描绘了日本各阶层人物的动向，极为复杂的国内外政治、军事、外交形势和动荡的社会面貌，《日本沉没》反映了七十年代，日本在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危机日益加深情况下的悲观情绪，对气候异常和地震频发的忧虑，利用科幻形式写得惊心动魄，使人们不得不严肃对待现实。写法上貌似离奇，却不荒诞，是在科学技术的基础上抒写幻想，具有一定启发性。特别是面对日本即将沉没的严重局势，充分刻画了政界、财界的黑暗内幕，对中国读者全面了解日本社会，有一定认识价值。

日本沉没

〔日〕小松左京 著

李德纯 译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长春科技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0印张 2插页 223,000字

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6,850册

统一书号：10091·1074 定价：1.80元

日本的大众文学

尾崎秀树

日本的大众文学范围很广，包罗了历史小说、现代（家庭、爱情）小说、推理小说、科幻小说、滑稽·明朗小说、纪实小说等。诸类归一，统称为大众文学，是始于一九二〇年代后半。

大众文学的形成与纯文学较然不同。日本的大众文学本来就是和纯文学分别确立、发展的，它的基础是报纸、广播、电视等大规模传播媒介（mass media）的成熟。

大众文学的确立时期在一九二〇年代中期，是关东大地震（一九二三年）之后一、二年诞生的新兴文学。

日本的经济，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短暂繁荣，很快便趋向衰落，遭到严重的不景气，唯有大规模传播（mass communication）产业欣欣向荣。由于铅字铸造机和高速轮转机的备置、凹版印刷的采用、通讯技术的改善，有影响的日报加强了全国性。充实社会版，扩大家庭、娱乐、体育新闻等专栏，适应了新的大众读者的要求。尽管关东大地震退阻了这种倾向，但大规模传播迅速从废墟上恢复，而且盛况空前。《大阪每日新闻》、《大阪朝日新闻》的发行量都超过百万份。连载小说也迎合读者的口味，促进了新文学的诞生。在

月刊杂志方面,《国王》等群众性的大型杂志创刊了。创刊号印数就达到七十五万册,这在日本杂志史上是创纪录的。《国王》月刊上,不仅有村上浪六、渡边霞亭等明治时代以来的大家操觚,而且荟萃了吉川英治、下村悦夫等新秀。接着,报社系统的周刊杂志也相继创刊。以日报、周刊杂志、月刊杂志等大规模传播媒介为园地,大众文学争芳斗艳。

以往一直被称作新评书、通俗读物、被视为庸俗的大众性文学,时来运转,大众文学家也抱着新的自觉执笔写作了。最初是组织了大众文学家联谊团体——二十一日会,并出版了机关刊物——月刊《大众文艺》。参加者有这一时期大众文学的主要作家白井乔二、本山荻舟、长谷川伸、国枝史郎、平山芦江、江户川乱步、小酒井不木、正木不如丘、矢田插云、土师清二、直木三十五等。以这些作家为主,出版了《大众文学全集》,大众文学的存在为社会所认可。

大众文学,在形态上是大量生产、大量传递、大量消费的大规模传播文学,其本质则着眼于普及和提高为大众的文学。一位先驱作家曾说过:“纯文学是为作家本人的文学,而大众文学是作家与读者共同创作的文学。”优秀的作家总是先考虑大众的需要,然后将这种需要在作品中具象化,再供给读者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大众文学作家就是以创作的形式来表达大众的喜好和愿望的代言人。

在近代化道路上起步较晚的日本,以先进的西方为模式,奋力赶超,从上层强行推进近代化。在文学方面,这种倾向也彰明较著,把近世以来文学的大众性传统当作落后的东西抛弃,追求文学近代化。这样,文学的大众性传统变成潜流,知识阶层和大众之间在文学志趣上出现了差异,知识阶层需要的东西和大众需要的东西越来越隔绝。纯文学作为

知识阶层文学，以确立近代的自我为命题，产生了二叶亭四迷以来的优秀作品。而文学的大众性传统，被贬低为庸俗的东西。要克服偏见、恢复传统的活动，就是大众文学。

日本的大众文学，继承明治时代以村上浪六、冢原涩柿园、碧琉璃园（渡边霞亭）等为代表的历史小说、以菊池幽芳、村井弦斋等为代表的通俗小说、以黑岩泪香等为代表的侦探小说的源流，并吸收白柳秀湖、堺利彦等社会主义者、社会活动家所倡导的社会评书、新评书（直接出版的评书，是评书的革新），形成巨大的文学山脉。与此同时，由于法国作家雨果、大仲马和英国作家狄更斯等人作品的影响，以及大众性歹徒小说和中国传奇的刺激，大众文学的内容也充实起来。

在大众文学的确立时期，历史小说是中心，而家庭爱情小说和侦探小说被排除在外。随着大规模传播手段的成熟，出现了能驾驭现代小说和历史小说两者的作家，侦探小说也跻身于大众杂志，被囊括到大众文学整体之中。

日本的大众文学发轫于历史小说，是与大众文学志在复兴近世以来文学的大众性传统有关。由于大正时代民主主义高涨，民众开始具有社会意识，他们要求用文艺来发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衰退所带来的不满。虽然也有一部分群众自觉地直接诉诸争议和游行，但大部分群众还没有成熟到这种程度，便要求在大众性文艺作品中寻求不满的发泄口。家庭爱情小说倾向于描写风俗，能引起读者共鸣，但并未达到消解不满，于是这一要求就转向历史小说。以历史为素材的历史小说，虽不允许过分改动历史面貌，但历史上的空白之处非常多，借古讽今是可能的，有助于不满的消解。历史小说是剑的文学，但那不是残杀，大都是铲除邪恶的反抗之剑。不

过，与纯文学读者相比，当时的大众读者文学修养还很低，为了不脱离通俗，大众文学有违宿愿，创作带有偶然性、人为性，艺术上不及纯文学的水准。

经过昭和前期（一九三〇年代前期）的成熟时期，家庭爱情小说与历史小说成为大众文学的两大支柱。随之逐渐摆脱通俗性，而纯文学作家也涉足其间，使大众文学达到了一定的水平。然而，由于强化非常局势管制，战时更进一步镇压言论、统制文化，大众文学无法充分实现其可能性，一切都留待战后的了。

战后的大众文学从天皇制禁锢下解放出来，开始向传统的秩序和道德挑战。田村泰次郎的“肉体派宣言”就是一个表现。织田作之助主张“可能性的文学”，断然与志贺直哉所代表的私小说传统决裂。他质问：日本文学中可曾有过《一千零一夜》和《十日谈》所滥觞的、小说本来应具备的趣味性么？他认为，排斥虚构性和偶然性的艺术观已经过时，应该恢复小说的趣味性。

这一主张继承了横光利一在一九三五年前后提倡的“既是纯文学，又是通俗小说”的观点。在“纯粹小说论”盛行之际，参加论战的坂口安吾曾进一步发展了横光利一说，认为：“趣味性本身毫无通俗与纯粹之分，纯粹性绝不会因趣味性而通俗化。”不过，他们的提倡结出果实却是在战后。

虽然美国占领下言论统制接踵而来，但杂志相继创刊，满足了长期以来大众对文学的饥饿感。《日本小说》、《小说新潮》、《苦乐》的创刊推动了大众文学的发展。这些杂志都是在一九四六、四七年创刊的。《苦乐》的“编后记”提出了“意在构筑社会人的文学”的宗旨。《日本小说》也同样申明，“要把基点较高的小说从狭小的实验室解放出来，为更大

的多数所有”。《小说新潮》则立志“使小说文学更上一层楼，开拓新领域。既不堕入通俗，又不附庸风雅。作为娱乐的小说，要别开生面，同时还要充分发挥现代小说所肩负的人生教师的使命”。

于是，以这些杂志为母体，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品，创作出既立足大众性、又保持艺术水准的中间小说、风俗小说。与此同时，以当时主要的大规模传播媒介——报纸为舞台，新型的风俗社会小说不断发表，如织田作之助的《星期六夫人》、狮子文六的《自由学校》、石坂洋次郎的《绿色山脉》和《山岗花盛开》、大佛次郎的《归乡》等，都轰动一时。

《自由学校》反映战后混乱的社会状况，描绘了夫妻的家庭生活。《山岗花盛开》通过追求自由生活的年轻姑娘和她的当了家庭主妇的姐姐的形象，描写了战后社会。《归乡》是让满身战争伤痕的人物登场，对战后的混乱予以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批判。

继杂志和报纸之后，周刊上连载小说也大受欢迎。吉川英治的《新平家物语》、源氏鸡太的《三等董事》等，风行一时。《新平家物语》以叙事诗的结构讲述了源平动乱的时代，而《三等董事》是描写财阀解体后企业内部纠葛的职员小说。

进而广播和电视的普及、发达也影响了小说。菊田一夫把广播剧剧本编写成小说《请问芳名》，引人爱读。出版界为抗衡电视而创办的周刊杂志上，各种连载小说也硕果累累。为对抗文化视觉化倾向，除了出版周刊杂志，出版界还采取了起用业余作家、作家影视化、文学奖橱窗化效应、妇女杂志大型化等措施。

在作品方面，历史小说有了新进展，以松本清张为代表的社会派推理小说风靡，涌现出《挽歌》的作者原田康子、

《人的条件》的作者五味川纯平、《冰点》的作者三浦绫子等，对以往的文坛有所突破。

战后大众文学增强了“现代性”、“风俗性”、“记录性”三要素，进而又产生了具有国际视野的作品。体验过漫长战争的日本读者需要有现实感的作品，而电视的那种临场感更激起读者对纪实性作品的关心，促进了“调查而来的小说”的诞生。推理小说的流行，也使得运用这种手法来暴露社会黑暗面的作品日见其多，并出现了反映国际性企业竞争和政治性经济恐慌的小说。

这一时期的历史小说的特点是提高了现代性，更加注意以现代感觉去捕捉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。从山本周五郎到司马辽太郎，作家如云，十分活跃。他们不仅仅对历史素材进行加工，而且注意从出场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来反映现代人。

战后过了近二十年，社会派推理小说的作者们开始趋向风俗性。为了深化各自的主题，他们更加关心风土性和传统性。五木宽之、野坂昭如、井上厦等新作家，科幻小说领域的小松左京、筒井康隆等，超短篇小说作家星新一、传奇科幻小说作家半村良等，如群星灿烂。

这样一来，区分大众文学和纯文学的界限不明确了，两者都增强了大规模传播文学的性格。但大众文学被称之为娱乐（entertainment）了，确立时期（一九二〇年代）所具有的生气减弱，代之的是呈现多样的方向。

反映现代社会的复杂，大众文学也是多种多样的。除了科幻小说、推理小说、历史小说、风俗小说之外，还有纪实小说、传记小说、非虚构小说（基于事实的小说，故事性比报告文学强）等，如此纷纭，想以一维的形式来把握其全貌是不容易的。但这也是反映大众的喜好、回答大众的要求、与大

众一同前进的大众文学的必然形态，虽然令人对今天的大众的小说(romance)有如梦之感。

这套《日本大众文学名著丛书》，以大众文学两大支柱之一的现代小说为主，所收的每一部作品都是自发表以来一直为广大读者所爱读的代表作。

现代小说继承了明治时代家庭小说以来的文学遗产。明治时代的家庭小说产生于明治二十年代后期。立足于现代的认识，则往往以为是通俗的家庭、爱情小说，其实，它本是老一代和年轻一代都能欣赏的家庭的小说。从明治到大正时代，尾崎红叶的《金色夜叉》、德富芦花的《不如归》、菊池幽芳的《己之罪》、村井弦斋的《食道乐》、小杉天外的《魔障痴情》、小栗风叶的《青春》、泉镜花的《妇系图》、渡边霞亭的《漩涡》等作品接连问世。主要是发表在报纸上，也有改编为早期话剧上演的，广受欢迎。

众所周知，《金色夜叉》是以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明治中期的世态和风俗为背景，描写金钱的力量使一对男女误入歧途的悲剧。女主人公阿宫被钻石戒指诱惑，抛弃了未婚夫贯一，而贯一为了复仇，变成冷酷无情的高利贷者。当上富豪夫人的阿宫重新意识到对贯一的爱，苦恼不已。这一主题进而影响到大正、昭和时代的通俗小说家菊池宽，以《金色夜叉》为楷模，他写了《真珠夫人》。

明治时代，大众文学和纯文学尚未分化，优秀作家描写世态和人情，博得大众读者（尤其是妇女层）的好评。

大正时代堪称为发现女性和孩子的时代，同时也是大众这一存在被大书特书的时代。妇女杂志和儿童杂志纷纷创刊，大众杂志也全都面世，新作家们活跃在这些杂志上。

第三次、第四次《新思潮》派的久米正雄写作了《破

船》、菊池宽发表了《真珠夫人》和《第二次接吻》、吉屋信子完成了《地垠》《海角》《天涯》三部曲，都在通俗小说的世界占据了不可动摇的地位。

其中，菊池宽是抱着明确的意图从事创作的作家，是把“人类的趣味”置于作品基础的先驱者。他批判文学陷入以身边琐事为主的私小说之中，丧失了小说本来具有的趣味性和主题感人的倾向，着意于创作大众喜闻乐见的传奇式小说。

此外，三上於菟吉、长田千彦、中村武罗夫、加藤武雄、牧逸马等作家也大显身手。而三上於菟吉和牧逸马等兼写历史小说的作家的出现，使包括了通俗小说（家庭、爱情小说）和历史小说的大众文学确定下来，是在昭和前期。当时加藤武雄列举了家庭小说的三个条件：有健全的道德；在家庭中大家都能读；即便是深刻的事实，最后也要讴歌道德的胜利。由此也可以看出明治家庭小说以来的传统。

创作幽默小说的佐佐木邦、创作纪实小说的木村毅、创作侦探（推理）小说的江户川乱步等，在各个领域里各显其能。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家当中，也有抱着艺术大众化的意识写作品的，如贵司山治、细田民树、林房雄、片冈铁兵等。

昭和十年前后，无产阶级文学受挫，大作家东山再起，艺术派发生质变，结果，大规模传播文学呈现一定的稳定状态。这时，横光利一提出“纯粹小说论”，给纯文学——大众文学的对立面以影响。

报纸和周刊也积极地起用纯文学作家，期望有助于大众小说质量的提高。山本有三的《波浪》《风》《女人的一生》、岸田国土的《由利旗江》、川端康成的《浅草红团》、横光利一的《寝园》等，都曾在报纸上引起轰动。一九三三年，尾崎士



郎的《人生剧场·青春篇》在报纸上连载，这部描写青成瓢吉的青春历程的长篇，并没有引起文坛多少善意的反响。然而，川端康成给予了高度评价，说这部作品不仅表明了作者是如何生活的，而且，对于何谓长篇小说、何谓连载小说、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问题、成人（社会人）值得一读的小说的问题等，也是一个起到灯塔作用的收获。

战争期间，不允许自由的创作活动，许多作家被编入战时体制，所以值得评价的作品非常少。事实上，也有的作家顽强抵抗，继续进行不指望发表的写作。

战后，大众文学首先复兴的是风俗小说。战前的风俗小说大都是描写风俗的表层，而到了战后，从种种禁忌中解放出来，讽刺世情的东西增多，为生活在混乱时代的战后大众读者所喜爱。不过，进入昭和三十年代以后，战后的特点才更为鲜明。剑客小说再起，社会派推理小说勃兴，业余作家们崭露头角，在铅字媒介的改观中，这种倾向日见显著。与五味康祐、柴田鍊三郎前后登上文坛的松本清张，一改以往推理以解谜为主体，把重点放在动机（个人的、社会的）上，着眼于事件的社会性、政治性问题。《点和线》等就是硕果，把人们的注意都吸引到推理小说上来。原田康子的《挽歌》是以边陲小镇钏路为背景，描写一个年轻女性的青春彷徨，具有不同于过去日本式抒情的风格。五味川纯平的《人的条件》，通过一对男女的生活，探讨了战争与人的问题。这部六卷的长篇巨著拥有广大的读者，是因为读者也都有曾经挣扎在战争中的痛苦感受。

社会派推理小说的作者还有梶山季之、水上勉、邦光史郎、黑岩重吾等。他们逐渐明确了各自的方向，开拓了企业、风土、古代史等方面的题材。

到了昭和四十年代，被称作“新战后派”的归国派或废墟、黑市派活跃，引人注目。其代表作家是五木宽之和野坂昭如。远离祖国的意识，是上海出生的生岛治郎和在东北遭逢战败的大藪春彦所共通的。也可以说，他们是要从非日本的土壤逼近日本的土壤，用国际性视野来看待日本，从而扩展了文学领域。

渐渐开始用娱乐 (entertainment) 来称呼大众文学的这一时期，大众文学更加多样化。创作山岳小说的新田次郎、创作动物小说的户川幸夫、创作经济小说的城山三郎等，举世瞩目。而后进入昭和五十年代，反映信息社会的状况，小说的情报化加强，非虚构作品大受欢迎。

森村诚一的社会派推理小说、筒井康隆的讽刺性荒诞科幻小说、小松左京的政治小说式近未来科幻小说等，也都是基于现实感，值得一读。界分纯文学和大众文学的畛域湮灭了，为反映多样化社会，他们在创作种种倾向的作品。但是，大众文学的主要目的并未改变，仍然是取决于大众之喜好，慰藉大众。

尾崎秀树 日本著名评论家，致力于大众文学研究。现为日本文艺家协会常务理事、大众文学研究会负责人。主要著作有《大众文学》《大众文学论》《大众文学五十年》等。

李 翟 译



人 物 表
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小野寺俊夫 | 海底开发公司深水潜艇人员 |
| 田所雄介 | 地球物理博士 |
| 中田一成 | 信息科学家 |
| 幸长 | M大学海洋地质学副教授 |
| 阿部玲子 | 小野寺俊夫的未婚妻，地震中死去 |
| 摩耶子 | 酒吧间女侍，艺名真子 |
| 绪形 | 日本政府首相 |
| 邦枝 | 内阁调查室官员 |
| 山崎 | 内阁调查室工作人员 |
| 渡老人 | 政界幕后权威人士，中国清代僧侣的后裔 |
| 思巴约 | 联合国援救日本特别委员会总干事(坦桑尼亚驻联合国代表) |
| 斯波保罗斯 | 联合国援救日本特别委员会秘书长(马耳他驻联合国代表) |

目 录

第一章	日本海沟	(1)
第二章	东 京	(23)
第三章	政 府	(92)
第四章	日本列岛	(126)
第五章	即将沉没的国家	(145)
第六章	日本沉没	(266)
尾 声	龙之死	(276)
译后记		(306)

第一章 日本海沟

东京站八重洲入口，依然人山人海。车站里虽然有冷气设备，也到处安着气帘^①，但那些游山逛水的年轻人，匆匆赶在盂兰盆节前回家探亲的人，个个汗流不止，从他们身上散发出的热气，一点也没有降低。

小野寺俊夫用手背揩了揩流到下颏的汗水，咧着嘴东张西望。

气象厅的天气预报虽说今年夏天气温较低，但在梅雨季节结束前后，却突然酷热起来。最近，连日超过三十五度以上，异常闷热。东京、大阪甚至发生中暑，发病以至死亡。而且，夏季缺水问题，一如往年，仍未获得解决。

离火车进站，还有七、八分钟。

茶馆有如蒸笼，热气腾腾，拥挤不堪。小野寺根本无意进去。他只是在人群中挤来挤去。交臂而过的人们，都象烧旺的火炉，汗水淋漓——公司职员穿着短袖衬衫，矮胖粗壮的中年农村妇女，穿着唯一一件上好衣服，拖双磨破了后跟的鞋子，提篮挎包，趑趑趑趑地走着；还有那十几岁的少女，穿着宽条衬衫和劳动布短裤，头戴系着鲜艳飘带的草

^① 商店、车间等建筑物的大门入口处，设有由下送出成排冷暖气流，挡住室外空气侵入的一种装置。



帽。这少女两颊绯红，活象一条煮熟了的章鱼，正在那儿揩抹圆鼻头上的汗珠。擦过她身旁时，一股沁满汗水的发香和狐臭扑鼻而来。

小野寺一边拨开行人，一边思忖：他自己也一定和这些人一样，汗流浹背，浑身汗气熏人，说不定汗里还掺杂着昨夜通宵痛饮的杜松子酒那股甜腻的臭味。想到这里，就厌烦地迈起步子，不知不觉竟走到装在墙上的冷水器前面。于是，他自己似乎是为了喝水才走到这儿来似的，把嘴对准水龙头，踩了一下踏板，冷水哗哗地喷了出来。

他并没有去喝水。本来准备喝水才低下去的头，却低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了。他半张着嘴，痴痴地叮望着冷水器后面的墙壁。

那儿有一条裂缝，顺墙垂直裂了下去。裂缝非常细，根本不招人注意，但却弯弯曲曲，一直裂到天花板。裂纹下端被冷水器给挡住了。裂缝的两边，墙壁的颜色深浅分明。

裂缝宽一公分以上，大约一点五公分。

“喝完了吧？”后面的人有意见了。那是一位身材魁梧的男子，头戴顶髻缀花边、有些象美国宽檐牛仔帽。

小野寺胡乱地喝了口水，就离开了冷水器。

“对不起……请吧。”他正说着，背后那男子却象是要挡住他去路似的，走了过来。

小野寺微惊地抬头瞧了瞧对方的脸孔，对方比小野寺高一头。

“哎呀！”那男子喊了一声，就用宽厚的手掌使劲抓住小野寺的肩膀。在翘起来的宽帽檐的阴影下，一张晒得黑黝黝的脸，张口露出了雪白的牙齿。

“好家伙……”小野寺霎时大吃一惊，接着笑着说：“原

· 2 ·

